



北齊書卷二十二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十四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李元忠趙郡栢人人也。曾祖靈衛定州刺史鉅鹿公祖恢。鎮西將軍父顯。南安州刺史元忠。少厲志操。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為司空。辟為士曹參軍。遷太尉。復啟為長沙參軍。懌後為太傅。尋被詔為營構明堂。大都督又引為主簿。元忠粗覽史書。及陰陽數術。解鼓箏。兼好射彈。有巧思。遭母憂。去任未幾。相州刺史安樂王鑒請為府司馬。元忠以艱憂固辭不就。初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

有學記云云高
氏之興李元忠
逢迎於如陳元
楊惜李營備
於中元忠疎放
淡為雅志常利
猶可採如元
康雀暹莫修
名甘何善材品
其為志不及富
貴况其止不歡
父子氣類可稱
君如此自不呈怪
與自古直國長
短厚為所不徒
此歡父子於此
心其何以守宜也
達亡也

貴賤皆爲救療家素富實其家人在鄉多有舉貸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責鄉人甚敬重之魏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賊皆捨避永安初就拜南趙郡太守以好酒無政績值洛陽傾覆莊帝憂崩元忠棄官還家潛圖義舉會高祖率衆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車載素筆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橫之策備陳誠款深見嘉納時刺史尔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先聚衆於西仍與大軍相合擒斬羽生卽令行殷州事中興初除中軍將軍衛尉卿二年轉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尋加征南將軍武帝將納后卽高祖之長女也詔元忠與尚書令元羅致娉於晉陽高祖每於宴席論敘舊事因撫掌欣笑云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

匹元忠戲謂高祖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高祖荅曰建義處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搏高祖鬚而大笑高祖亦悉其雅意深相嘉重後高祖奉送皇后仍田於晉澤元忠馬倒被傷當時殞絕久而方蘇高祖親自撫視其年封晉陽縣伯邑五百戶後以微譴失官時朝廷離貳義旗多見猜阻斛斯椿等以元忠淡於榮利又不以世事經懷故不在嫌嫉之地尋兼中書令天平初復爲太常後加驃騎將軍四年除使持節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振貸俟秋徵收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已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以振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興和末拜侍中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于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

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携壺遨遊里閭遇會飲酌蕭然自得常布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志力已衰久忝名官以妨賢路若朝廷厚恩未便放棄者乞在閑冗以養餘年武定元年除東徐州刺史固辭不拜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世宗蒲桃酒一盤世宗報以百練縑遺其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財重義奉時愛已故也久相嘉尚嗟詠無極恒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其坐見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而散之三年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其年卒於位年六十詔贈縑布五百匹使持節督定冀殷幽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定州刺史謚曰敬

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此謂光照先人終致貴達矣子搔嗣搔字德況少聰敏有才藝音律博奕之屬多所通解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起家司徒行參軍累遷河內太守百姓安之入爲尚書儀曹郎天保八年卒元忠族弟密字希邕平棘人也祖伯膺魏東郡太守贈幽州刺史父煥治書侍御史河內太守贈青州刺史密少有節操屬爾朱兆殺逆乃陰結豪右與勃海高昂爲報復之計屬高祖出山東密以兵從舉義遙授并州刺史封容城縣侯邑四百戶爾朱兆至廣阿高祖令密募殷定二州兵五千人鎮黃沙井陘二道及兆韓陵敗還晉陽隨軍平兆高祖乃以薛循義行并州事授密建州刺史又除襄州刺史在州十餘年甚得安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高祖頻降手書勞問并賜口馬侯景外

叛誘密執之授以官爵景敗歸朝朝廷以密從景非元心不之罪也天保初以舊功授散騎常侍復本爵縣侯卒贈殿中尚書濟州刺史密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習經方洞曉針藥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魏末行護軍司馬武邑太守天保初司空長史太寧武平中清河廣平二郡守銀青光祿大夫齊亡後卒子道謙武平中侍御史道謙弟道貞南青州司馬爲逆賊邢杲所殺贈北徐州刺史元忠宗人愍字魔憐形貌魁傑見異於時少有大志年四十猶不仕州郡唯招致姦俠以爲徒侶孝昌之末天下兵起愍潛居林慮山觀候時變賊帥鮮于脩禮毛普賢作亂詔遣大都督長孫稚討之稚素聞愍名召兼帳內統軍軍達呼陁賊來逆戰稚軍爲賊所敗愍遂歸家安樂王元鑒爲北道大行臺至鄴以賊衆盛疆未得前遣使徵

愍表授武騎常侍假節別將鎮鄴城東郭葛榮之圍信都餘黨南抄陽平以北皆爲賊有鑒命愍爲前驅別討之頗有斬獲及鑒謀逆愍乃詐患暴風鑒信之因此得免未幾大都督源子邕屯安陽大都督裴衍屯鄴城西討鑒愍棄家口奔子邕仍被徵赴洛除奉車都尉持節鎮汴河汴河在鄴之西北重山之中并相二州交境以葛榮南逼故用愍鎮之榮遣其叔樂陵王葛萇率精騎一萬擊愍愍據險拒戰萇不得前爾朱榮至東關愍乃見榮榮欲分賊勢遣愍別道向襄國襲賊署廣州刺史田怙軍愍未至襄國已擒葛榮卽表授愍建忠將軍分廣平易陽襄國南趙郡之中丘三縣爲易陽郡以愍爲太守賜爵襄國侯永安末假平北將軍持節當郡大都督遷樂平太守未之郡洛京傾覆愍率所部西保石門山潛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及高昇兄弟安州刺史盧曹等同契義舉助

敗愍遂入石門高祖建義以書招愍愍奉書擁衆數千人以赴高祖高祖親迎之除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兼尚書西南道行臺當州都督令愍率本衆西還舊鎮高祖親送之愍至鄉據馬鞍山依險爲壘徵糧集兵以爲聲勢爾朱兆出井陘高祖破兆於廣阿愍統其本衆屯故城以備爾朱兆相州旣平命愍還鄴除西南道行臺都官尚書復屯故城爾朱兆等將至高祖徵愍參守鄴城太昌初除太府卿後出爲南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此州自孝昌以來舊路斷絕前後刺史皆從間道始得達州愍勒部曲數千人徑向懸瓠從北陽復舊道且戰且前三百餘里所經之處卽立郵亭蠻左大服梁遣其南司州刺史任思祖隨郡太守桓和等率馬步三萬兼發邊蠻圍逼下澧戍愍躬自討擊破之詔加車騎將軍愍於州內開立陂渠溉稻千餘頃公私賴之轉

行東荊州仍除驃騎將軍東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加散騎常侍天平二年卒贈使持節定殷二州軍事儀同定州刺史元忠族叔景遺少雄武有膽力好結聚亡命共爲劫盜鄉里每患之永安末其兄南鉅鹿太守無爲以賊罪爲御史糾劾禁於州獄景遺率左右十餘騎詐稱臺使徑入州城劫無爲而出之州軍追討竟不能制由是以俠聞及高祖舉義於信都景遺赴於軍門高祖素聞其名接之甚厚命與元忠舉兵於西山仍與大軍俱會擒刺史爾朱羽生以功除龍驤將軍昌平縣公邑八百戶爾朱兆來伐又力戰有功除使持節大都督左將軍太昌初進爵昌平郡公增邑三百戶加車騎將軍天平初出爲潁州刺史未幾爲前潁川太守元洪威所襲殺贈侍中殷滄二州軍事大將軍開府殷州刺史子伽林襲盧文偉字休族范陽涿人也爲北州冠族父敞出後伯假文偉少

孤有志尚頗涉經史篤於交遊少爲鄉閭所敬州辟主簿年三十
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雋按舊迹修督
亢陂溉田萬餘頃民賴其利修立之功多以委文偉文偉旣善於
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孝昌中詔兼尚書郎中時行
臺常景啓留爲行臺郎中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稻穀於范陽城時
經荒儉多所賑贍彌爲鄉里所歸尋爲杜洛周所虜洛周敗復入
葛榮敗歸家時韓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屯守范陽與樓相抗
乃以文偉行范陽郡事防守二年與士卒同勞苦分散家財拯救
貧乏莫不人人感說爾朱榮遣將侯深討樓平之文偉以功封大
夏縣男邑二百戶除范陽太守深乃留鎮范陽及榮誅文偉知深
難信乃誘之出獵閉門拒之深失據遂赴中山莊帝崩文偉與幽
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文偉行事自率兵赴定

州爲爾朱榮將侯深所敗文偉棄州走還本郡仍與高乾邕兄弟
共相影響屬高祖至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啟陳誠高祖嘉納之
中興初除安東將軍安州刺史時安州未賓仍居帥府行幽州

事加鎮軍正刺史時安州刺史盧曹亦從靈助舉兵助敗因據幽

州降爾朱兆兆仍以爲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州卽於郡所

爲州治太昌初遷安州刺史累加散騎常侍天平末高祖以文偉

行東雍州事轉行青州事文偉性輕財愛賓客善於撫接好行小

惠是以所在頗得人情雖有受納吏民不甚苦之經紀生資常若

不足致財積聚承候寵要餉遺不絕與和三年卒於州年六十贈

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殷三州軍事司徒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

謚曰孝威子恭道性溫良頗有文學州辟主簿李崇北征以爲開

府墨曹參軍自文偉據范陽屢經寇難恭道常助父防守七兵尚

曹北宋作曹
子量云指北
史高者表信
志有老曹
爲尔朱氏
守接則則
曹字是也

書郭秀素與恭道交款及任事每稱薦之高祖亦聞其名天平初特除龍驤將軍范陽太守在郡有德惠先文偉卒贈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軍事幽州刺史度支尚書謚曰定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章華靡爲後生之俊舉秀才入京李祖勳嘗宴文士顯祖使小黃門敕祖勳曰茹茹旣破何故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成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之曰大夏初成應聲荅曰且得燕雀相賀天保末以職出爲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廢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旣至役所作築長城賦其畧曰板則紫栢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

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邢邵曾戲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贍旣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已見二陸兩源森然與槐柳齊列蓋謂彥師仁惠與文宗邢延也邢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旣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爲人長廣太守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後頗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官有文集十卷皆致遺逸嘗爲趙郡王妃鄭氏製挽歌詞其一篇云君王盛海內伉儷盡寰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宮春豔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輦臺夜明月滿床空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以守范陽勳出身員外散騎侍郎文偉遣奉啓詣高祖中

與初加平西將軍光祿大夫元象初行臺薛琚表行平州事徵赴
霸府興和中行汾州事懷道家預義舉高祖親待之出爲烏蘇鎮
城都督卒官懷道弟宗道性麤率重任俠歷尚書郎通直散騎常
侍後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
目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卽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
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
陂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生酒醉言辭之間微有疎失宗
道遂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文偉族人勇字季禮父璧魏下
邳太守勇初從兄景裕俱在學其叔同稱之曰白頭必以文通季
禮當以武達興吾門在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那以勇爲本郡范
陽王時年十八後葛榮作亂又以勇爲燕王義旗之起也盧文偉
召之不應爾朱滅後乃赴晉陽高祖署勇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

運山東鄉租輸皆令載實違者治罪令勇典其事琅邪公主虛儻
千餘車勇繩劾之公主訴於太祖而勇守法不屈太祖謂郭秀曰
盧勇慍慍有不可犯之色真公直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直納租
而已遷汝北太守行陝州事轉行洛州事元象元年官軍圍廣州
數旬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進觀形勢
於是率百騎各籠一匹馬至大隗山知魏將李景和率軍將至勇
多置幡旗於樹頭分騎爲十隊鳴角直前擒西魏儀同程華斬儀
同王征蠻驅馬三百匹通夜而還廣州守將駱超以城降高祖令
勇行廣州事以功授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鎮宜陽叛民韓木蘭陳
忻等常爲邊患勇大破之啟求入朝高祖賜勇書曰吾委卿揚州
唯安枕高臥無西南之慮矣但依朝廷所委表啟宜停卿之妻子
任在州住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武定二年卒年三十二勇

有馬五百匹繕造甲仗六車遺啓盡獻之朝廷賻物之外別賜布絹四千匹贈司空冀州刺史諡曰武貞侯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魏中書侍郎父紹宗殷州別駕義深學涉經史有當世才用解褐濟州征東府功曹參軍累加龍驤將軍義旗初歸高祖於信都以為大行臺郎中中興初除平南將軍鴻臚少卿義深見爾朱兆兵盛遂叛高祖奔之兆平高祖恕其罪以為大丞相府記室參軍累遷左光祿大夫相府司馬所經稱職轉并州長史時刺史可朱渾道元不親細務民事多委義深甚濟機速復為大丞相司馬武定中除齊州刺史好財利多所受納天保初行鄭州事轉行梁州事尋除散騎常侍為陽夏太守段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送梁州窮治未竟三年遇疾卒於禁所年五十七子駒駘有才辯尚書郎鄴縣令武平初兼通直散騎常侍聘

陳為陳人所稱後為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等同陷周末逃歸開皇初永安太守卒於絳州長史子正藻明敏有才幹武平末儀同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以父駒駘沒陳正藻便謝病解職憂思毀瘠居處飲食若在喪之禮人士稱之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郎蓋屋縣令卒於宜州長史駒駘弟文師中書舍人齊郡太守義深兄弟七人多有學尚第二弟同軌以儒學知名第六弟稚廉別有傳義深族弟神威曾祖融魏中書侍郎神威幼有風裁傳其家業禮學粗通義訓又好音樂撰集樂書近於百卷魏武之末尚書左丞天保初卒贈信州刺史

史臣曰元忠本自素流有聞教義人倫之譽未以縱橫許之屬莊帝幽崩群胡矯擅士之有志力者皆望勤王之師及高祖東轅事與心會一遇雄姿遂瀝肝膽以石投水豈徒然哉既享功名終知

止足進退之道有可觀焉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夷儉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爲佐命之一詢祖詞情豔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京華人士莫不畏其舌端任遇未聞弱年天逝若得終介矧壽通塞未可量焉
贊曰晉陽大夏抱質懷文蹈仁履義感會風雲盧嬰貨殖李愬囂氛始終之操清濁斯分義深參贊有謝忠勤

北齊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魏書卷四十四
氏蘭南蘭甫

北齊書卷二十三

魏書卷四十五
氏蘭南蘭甫

列傳第十五

魏蘭根

崔陵 子瞻

魏蘭根鉅鹿下曲陽人也父伯成魏太山太守蘭根身長八尺儀兒奇偉沈覽羣書誦左氏傳周易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歷定州長流參軍丁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栢爲榭傍人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遭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殆於滅性後爲司徒司空二府記參軍轉夏州平北府長史入爲司徒掾出除本郡太守並有當官之能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爲本郡都督率衆討茹茹以蘭根爲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

空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激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准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以奏聞事寢不報軍還除冠軍將軍轉司徒右長史假節行豫州事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寅討破宛州俘其民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界於強虜皇威未接無所適從故成背叛今當寒者衣之饑者食之奈何將充僕隸乎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爲災犬牙不入岐境屬秦隴反叛蕭寶寅敗於涇州高平虜賊逼岐州州城民逼囚蘭根降賊寶寅至雍州牧輯散亡兵威復振城民復

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持節假平西將軍都督涇州東秦南岐四州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尋入拜光祿大夫孝昌朱河北流人南渡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郡縣河間邢杲反於青兗之間杲蘭根之甥也復詔蘭根御命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除太府卿辭不拜轉安東將軍中書令莊帝之將誅爾朱榮也蘭根聞其計遂密告爾朱世隆榮死蘭根恐莊帝知之憂懼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託附之求得在外立功道習爲啟聞乃以蘭根爲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防并陘時爾朱榮將侯深自范陽趣中山蘭根與戰大敗走勃海高乾屬兄弟舉義因在中山高祖至以蘭根宿望深禮遇之中興初加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及高祖將入洛陽遣蘭根先至京師時廢立未決令蘭根

觀察魏後廢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黃門崔稜同心固請於高祖言廢帝本是胡賊所推令若仍立於理不允高祖不得已遂立武帝廢帝素有德業而爲蘭根等構毀深爲時論所非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封鉅鹿縣侯邑七百戶敬授兄子周達蘭根旣預義勳位居端揆至是始敘復岐州封永興縣侯邑千戶高乾之死蘭根懼去宅避於寺武帝大加譴責蘭根憂怖乃移病解僕射天平初以病篤上表求還鄉里魏帝遣舍人石長宣就家勞問猶以開府儀同門施行馬歸於本鄉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贈冀定殷三州軍事定州刺史司徒公侍中謚曰文宣蘭根雖以功名自立然善附會出處之際多以計數爲先是以不爲清論所許長子相如祕書郎中以建義勳尋加將軍襲父爵遷安東將軍殷州別駕入爲侍御史武定三年卒次子敬仲肅宗時佐命功臣配享而不及蘭根敬仲表訴帝以詔命旣行難於追改擢敬仲爲祠部郎中卒於章武太守蘭根族弟明朗頗涉經史粗有文性累遷大司馬府法曹參軍兼尚書金部郎中元顥入洛陽明朗爲南道行臺郎中爲顥所擒後棄顥逃還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賜爵鉅鹿侯永安末蘭根爲河北行臺引明朗爲左丞及蘭根中山之敗俱歸高祖中興初拜撫軍將軍出爲安德太守後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武定初爲顯祖諮議參軍出爲平陽太守爲御史所劾因被禁止遇病卒明朗從弟愷少抗直有才辯魏末辟開府行參軍稍遷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聘陳使副遷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顯祖大怒謂愔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爲之懼而愷情兒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

卿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愷云何慮無人作官職苦用此漢何爲放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楊愷於路微自披陳楊答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及爲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治方爲邊民悅服大寧中卒於膠州刺史愷從子彥卿魏大司農季景之子武平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彥卿弟澹學識有詞藻武平初殿中御史遷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太子舍人著作郎撰後魏書九十二卷其得史體時稱其善云

崔悛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休魏七兵尚書贈僕射悛狀貌偉麗善於容步有名望爲當時所知初爲魏世宗挽郎釋褐太學博士永安中坐事免歸鄉里高祖於信都起義悛歸焉高祖見之甚悅以爲諮議參軍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遷將軍右光祿大夫高祖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稱普泰王賢明可以爲社稷王悛曰若期明聖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旣爲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中興普泰皆廢更立平陽王爲帝以建義功封武成縣公邑一千四百戶進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領黃門郎悛居門下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爲御史糾劾因還鄉里遇赦始出高祖以悛本預義旗復其黃門天平初爲侍讀監典書尋除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人悛性豪慢寵妾馮氏假其威刑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悛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輕薄之徒耳更引祖鴻勛爲之旣居樞要又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

徐州凌備刺史鹵簿而送之使人相聞魏曰勿恠儀儀多稽古之力也收報曰白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凌自以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挫之罷州除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趙郡李渾嘗譙聚名輩詩酒正謹謹凌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歎爲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邠得不畏服凌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日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傳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高祖塋後凌又竊言黃頴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凌言告暹暹啟世宗絕凌朝謁凌要拜道左世宗發怒曰黃頴小兒何足拜也於是鑱凌赴晉陽而訊之凌不伏暹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凌在禁謂子才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子才出告凌子瞻云尊公意正應欲結姻於陳元康瞻有女乃許妻元康子求其父元康爲言之於世宗曰崔凌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處言語便以殺之世宗曰若免其性命猶當徙之遐裔元康曰凌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世宗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嘗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凌若在作所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世宗曰然則奈何元康曰崔暹合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乃舍之凌進謁奉謝世宗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名作黃頴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天保初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堂儀禮別封新豐縣男邑二百戶迴授第九弟約凌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婁太后爲博陵王納凌妹爲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凌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出爲東兗州刺史復攜馮氏之部凌尋遇

偏風而馮氏驕縱受納狼籍爲御史所劾與凌俱召詣廷尉尋有別敕斬馮於都市凌以疾卒於獄中年六十一凌歷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立後迄於武帝詔誥表檄多凌所爲然率性豪侈溺於財色諸弟之間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凌素與魏收不協收既專典國史凌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笑而憾不釋子瞻嗣

瞻字彥通聰朗強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妄發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靈辟爲開府西閣祭酒崔暹爲中尉啟除御史以才望見收非其好也高祖入朝還晉陽被召與北海王師陪從俱爲諸子賓友仍爲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世宗崩祕未發喪顯祖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其父凌侍宴又敕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問邢邵等曰此詩何

如其父咸云凌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譙罷共嗟賞之咸云今日之譙併爲崔瞻父子天保初兼并省吏部郎中尋丁憂起爲司徒屬楊愔欲引瞻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此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思道答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既施行情又曰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媿裴子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粲爲莫逆之友粲將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瞻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敷奏加征虜將軍除清河邑中正肅宗踐祚皇太子就傳受業詔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敕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

度皆婦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敕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仍面受別旨曰雖有舊事恐未盡善可好定此儀以受後式太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瞻詞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其見重如此還除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轉尚書吏部郎中因患取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以瞻舉指舒緩曹務繁劇遂附驛奏聞因而被代瞻遂免歸鄉里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武平三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督濟州軍事大理卿刺史謚曰文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飭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攜匕飭恣情飲噉瞻方謂

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凌昆季仲文有學尚魏高陽太守清河內史興和中爲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以渡河波中乍没乍出高祖望見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旣濟勞之曰卿爲君爲親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加中軍將軍天保初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七年卒年六十子偃武平中歷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儼學識有才思風調甚高武平中琅邪王大司馬中兵參軍參定五禮待詔文林館隋仁壽中卒於通直散騎常侍叔仁魏潁川刺史子彥武有識用朝歌令隋開皇初魏州刺史子侃魏末兼通直常侍聘梁使子極武平初太子僕卒於武德郡守子聿魏東莞太守子約司空祭酒凌族叔景鳳字鸞叔陵五世祖暹玄孫也景鳳涉學以醫術知名魏尚藥典

御天保中譙州刺史景鳳兄景哲魏大中大夫司徒長史子國字
 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天保初尚藥典御乾明
 拜高陽郡太守太子家令武平假儀同三司卒於鴻臚卿法峻以
 武平六年從駕在晉陽嘗語中書侍郎李德林云比日看高相王
 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第一人更應富貴當
 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亦不及見也其精妙如此俊族子肇師魏尚
 書僕射亮之孫也父士太諫議大夫肇師少時疎放長遂變節更
 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襲父爵樂陵男釋褐開府東閣祭酒
 轉司空外兵參軍遷大司馬府記室參軍天平初轉通直侍郎為
 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為土賊崔迦葉等所虜欲逼與同事肇師
 執節不動諭以禍福賊遂捨之乃巡慰青部而還元象中數以中
 舍人接梁使武定中復兼中正員郎送梁使徐州還敕修起居注

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副使轉中書舍人天保初叅定禪代禮
 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二年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蘭根早有名行為時論所稱長孺才望之美見重當世並
 功參霸迹位遇通顯與李元忠盧文偉蓋義旗之人物歟魏之要
 幸附會崔以門地驕狠雖有周公之美猶以為累德況未足喻其
 高下也瞻詞韻温雅飄神秀發亦一時之領袖焉

贊曰崔魏才望見重霸初名教之跡其猶病諸彦通尚志家風有
 餘

北齊書卷二十三

列傳

南齊

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孫奉

陳元康

杜弼

孫奉字彥舉樂安人也少厲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
 太保崔光引修國史頻歷行臺郎以文才著稱崔祖螭反奉預焉
 逃於王光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會高祖西
 討登風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
 人皆辭請以奉自代高祖引奉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奉援筆立
 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
 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女又兼

孫奉

陳元康

杜弼

卷二十三

色貌時人榮之尋除左光祿大夫常領主簿世宗初欲之鄴總知朝政高祖以其年少未許舉爲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世宗但加散騎常侍時又大括燕恒雲朔顯蔚二夏州高平平涼之民以爲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没人其家於是所獲甚衆舉之計也舉學淺而行薄邢邵嘗謂之曰更須讀書舉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嘗服棘刺丸李暹調之曰卿棘刺應自足何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舉飲酒醉甚而卒時年五十二高祖親臨之子如叩頭請罪高祖曰折我右臂仰覓好替還我子如舉魏收季式舉陳元康以繼舉焉贈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內史終於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康貴贈冀州刺史謚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五年從尚書令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縣男普泰中除主書加威烈將軍天保元年修起居注二年遷司徒府記室參軍尤爲府公高昂所信待出爲瀛州開府司馬加輔國將軍所歷皆爲稱職高祖聞而徵焉稍被任使以爲相府功曹參軍內掌機密高祖經綸大業軍務煩廣元康承授意旨甚濟速用性又柔謹通解世事高祖嘗怒世宗於內親加毆踢極口罵之出以告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刑式瞻豈宜至是言辭懇懇至于流涕高祖從此爲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之其敬憚如此高仲密之叛高祖知其由崔暹故也將殺暹世宗匿而爲之諫請高祖曰我爲舍其命須與若手世宗乃出暹而謂元康曰卿若使崔得杖無相見也暹在廷解衣將受罰元康趨入歷階而昇且言曰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容忍耶高祖

從而宥焉世宗入輔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纂並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魏尚書僕射范陽盧道虞女爲右衛將軍郭瓊子婦瓊以死罪沒官高祖啟以賜元康爲妻元康乃棄故婦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希顏候意多有進舉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放責交易徧於州郡爲清論所譏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山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戰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涉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不從以功封安平縣子邑三百戶尋除平南將軍通直常侍轉大行臺郎中徙右丞及高祖疾篤謂世宗曰邙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高祖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世宗嗣事又見任待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別封昌國縣公邑一千戶侯景反世宗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密語元康元康諫曰今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世宗乃止岳威討侯景未尅世宗乃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其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世宗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其誠欸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世宗乃任紹宗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世宗曰公匡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

外賊今賴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世宗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世宗於是親征既至而尅賞元康金百錠初魏朝授世宗相國齊王世宗頻讓不受乃召諸將及元康等密議之諸將皆勸世宗恭應朝命元康以爲未可又謂魏收曰觀諸人語專欲誤王我向已啟王受朝命置官僚元康叨忝或得黃門郎但時事未可耳崔暹因聞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欲以分元康權也元康既貪貨賄世宗內漸嫌之元康頗亦自懼又欲用爲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世宗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並在世宗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蒼頭奴蘭固成先掌廚膳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十其人性躁又恃舊恩遂大忿恚與其同事阿改謀害世宗阿改時事顯祖常執刀隨從云若聞東齋叫聲卽以加刃於顯祖是日值魏帝初建東宮羣官拜表事罷顯祖出東止車門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於盤下而殺世宗元康以身扞蔽被刺傷重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楊愔狼狽走出季舒逃匿於廁庫真紇舍樂扞賊死是時祕世宗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詔曰元康識超往哲才極時英千仞莫窺萬頃難測綜核戎政彌綸霸道草昧邵陵之謀翼贊河陽之會運籌定策盡力盡心進忠補過亡家徇國掃平逋寇廓清荆楚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處盛漢曠世同規殊年共美大業未融山墮奄及悼傷旣切宜崇茂典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殷滄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追封武邑縣一千戶舊封並如故謚曰文穆賻物一千二百段大鴻臚監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公給元康母李氏元康卒後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元康子善藏溫雅有監

裁武平末假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禮部侍郎
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治元康弟諶官至大鴻臚次季瓌鉅鹿太守
轉美州別駕平秦王歸彥反季瓌守節不從因而遇害贈衛尉卿
趙州刺史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小字輔國自序云本京兆杜陵人九
世祖鷲晉散騎常侍因使沒趙遂家焉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
繁時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講授之際師每
奇之同郡甄琛爲定州長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開明應答
如響大爲琛所歎異其子寬與弼爲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
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於朝丞相高陽王等多
相招命延昌中以軍功起家除廣武將軍恒州征虜府墨曹參軍
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帶廣陽

澄

王驃騎府法曹行參軍行臺度支郎中還除光州曲城令爲政清
靜務盡仁恕詞訟止息遠近稱之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
役塗多亡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齎戎具道別車載又令縣令
自送軍所時光州發兵弼送所部達北海郡州兵一時散亡唯弼
所送不動他境叛兵並來攻却欲與同去弼率所領親兵格鬪終
莫肯從遂得俱達軍所軍司崔鍾以狀上聞其得人心如此普泰
中吏曹下訪守令尤異弼已代還東萊太守王昕以弼應訪弼父
在鄉爲賊所害弼行喪六年以常調除御史加前將軍太中大夫
領內正字臺中彈奏皆弼所爲諸御史出使所上文簿委弼覆察
然後施行遷中軍將軍北豫州驃騎大將軍府司馬未之官儀同
竇泰總戎西伐詔弼爲泰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
還陝州刺史劉貴鑣送晉陽高祖詰之曰竇中尉此行吾前具有

法用乃違吾語自取敗亡爾何由不一言諫爭也弼對曰刀筆小生唯文墨薄技便宜之事議所不及高祖益怒賴房謨諫而獲免左遷下灌鎮司馬元象初高祖徵弼爲大丞相府法曹行參軍署記室事轉大行臺郎中尋加鎮南將軍高祖又引弼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卽令宣讀弼嘗承闕密勸高祖受魏禪高祖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子炎之罪理或可恕高祖罵之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步許呼還子炎亦蒙釋宥世子在京聞之語楊愔曰王左右賴有此人方正庶天下皆蒙其利益獨吾家也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於高祖高祖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高祖問內賊是誰弼曰諸勳貴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勳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弼于時大恐因頓顙謝曰愚癡無智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達之心後從高祖破西魏於邛山命爲露布弼手卽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邑二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奉使詣闕魏帝見之於

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各定是體道得真玄同齊物聞卿
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弼對曰佛性法性止是
一理詔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
二詔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弼又
對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曰既言成寬
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
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亦上悅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
持經一部帛一百匹平陽公淹爲并州刺史高祖又命弼帶并州
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老子
道德經二卷表上之曰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高雲臨波命鈞
引沉鱗於大壑苟得其道爲工其事在物既爾理亦固然竊唯道
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

成功致治寔衆流之江海乃羣藝之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
役軍府而不捨遊息鑽味既久斐文疊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謂異
於舊說情發於中而^動諸外輕以管窺遂成穿鑿無取於遊亦有
慚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解連環之結本欲止於門內貽
厥童蒙兼以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蓋高
之聽卑邇言在際春末奉旨猥蒙垂誘令上所注老子謹冒封呈
并序如別詔答云李君遊神冥宥獨觀恍惚玄同造化宗極羣有
從中被外周應可以裁成自己及物運行可以資用隆家寧國義
屬斯文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儒門馳騁玄肆既啟專家之
學且暢釋老之言戶列門張途通經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
所未悟遺老所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說
歷覽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已敕殺青編藏之延

閣又上一本於高祖一本於世宗武定中遷衛尉卿會梁遣貞陽侯蕭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率諸軍討之詔弼爲軍司攝臺左右臨發世宗賜胡馬一匹語弼曰此廢中第二馬孤恒自乘騎今方遠別聊以爲贈又令陳政務之要可爲鑒誠者錄一兩條弼請口陳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人喜罰一人亦使天下人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盡美世宗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破蕭明於寒山別與領軍潘樂攻拔梁潼州仍與岳等撫軍恤民合境傾賴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弼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邵祕書監魏收等並侍法筵敕弼昇師子座當衆敷演昭玄都僧達及僧道順並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關中遣儀同王思政據頰山太尉高岳等攻之弼行潁州事攝行臺左丞時大軍在境調輸多費弼均其苦樂公私兼舉大爲州民所稱潁州之平也世宗曰卿試論王思政所以被擒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世宗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旣兼備衆勝鄙言可以還立世宗曰凡欲持論宜有定指那得廣包衆理欲以多端自固弼曰大王威德事兼衆美義博故言博非義外施言世宗曰若爾何故周年不下孤來卽拔弼曰此蓋天意欲顯大王之功顯祖引爲兼長史加衛將軍轉中書令仍長史進爵定陽縣侯增邑通前五百戶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爲顯祖將受魏禪自晉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空司馬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情踐祚之後敕命左右箱

入栢閣以預定策之功遷驃騎將軍衛尉卿別封長安縣伯嘗與
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爲蚘畫足弼答曰
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復何獨致惟邢云聖
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來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
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說勸民將同
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能使北辰降光謂龍宮韞積就如所
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卽真教
何謂非實邢云死之言漸精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漸如射箭盡手
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
無情之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
復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爲無者神之在形亦非自矚離朱
之明不能覩雖蔣濟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乃神之
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鍾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斯見矣邢
云季扎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
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骸魂遊徃而非盡如鳥
出巢如蚘出穴由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焉適延陵
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其斯與形別若
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爲無邢云人之在人
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
羣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辯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竊有未見可以
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
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逮奇於崔琰神之於形
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
滅邢云捨此適彼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

循歌弼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與中途之歎况
曰聯體同氣化爲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邢云鷹化爲鳩鼠變
爲鴛黃母爲鶩皆是生之類也類化而相_之猶光去此燭復然彼
燭弼曰鷹未化爲鳩鳩則非有鼠既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得
然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爲人木生
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爲螢老木爲蝎造化不能誰
其然也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
爲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矣取於適衷何
貴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前後往復再三邢邵理屈而止文
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爲家客告弼謀反收下獄案治
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絕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
與寺官俱爲郎中封靜哲所訟事既上聞顯祖發忿遂徙弼臨海
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南北響應臨海鎮爲賊帥張綽潘天
合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固顯祖嘉之敕行海州事卽所徙
之州在州奏通陵道并韓信故道又於州東帶海而起長堰外邊
鹹潮內引淡水救並依行轉徐州刺史未之任又除膠州刺史弼
儒雅寬恕尤曉吏職所在清潔爲吏民所懷耽好玄理老而愈篤
又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注義苑竝行於世弼性質直前
在霸朝多所匡正及顯祖作相致位僚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
言顯祖嘗問弼云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
人顯祖以爲此言譏我高祖德政居要不能下之乃於衆前面折
云黃門在帝左右何得聞善不驚唯好減削抑挫德政深以爲恨
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啟弼在長史日受人請屬大營婚
嫁顯祖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愆

失遂遣就州斬之時年六十九既而悔之驛追不及長子甗第四子光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竝得還鄴天統五年追贈弼使持節揚鄆二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揚州刺史謚曰文肅甗臺卿竝有學業臺卿文筆尤工見稱當世甗字子美武平中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末年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臺卿字少山歷中書黃門侍郎兼大著作修國史武平末國子祭酒領尚書左丞周武帝平齊命尚書左僕射陽休之以下知名朝士十八人隨駕入關甗兄弟並不預此名臺卿後雖被徵爲其聾疾放歸隋開皇中徵爲著作郎歲餘以年老致事詔許之特優其禮終身給祿未幾而終

史臣曰孫舉便藩左右處文墨之地入幕未久情義已深及倉卒致殞高祖折我右臂雖戎旌未卷愛惜才子不然何以成霸王之業太史公非死者難處死者難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斯其義也元康以智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爲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楊愔自謂異行奇才冠絕夷等弒逆之際趨而避之是則非處死者難死者亦難也顯祖弱齡藏器未爲朝臣所知及北宮之難以年次推重故受終之議時未之許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息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是者乎

贊曰彥舉驅馳才高行詖元康忠勇舍生存義叩叩輔玄思極談天道亡時晦身沒名全

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張纂

張亮

張耀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父烈桑乾太守纂初事爾朱榮又為爾朱兆都督長史為兆使於高祖遂被顧識高祖舉義山東劉延據相州拒守時纂亦在其中高祖攻而拔之而纂參丞相軍事纂

張川中周氏國印

性便僻左右出內稍見親待仍補行臺郎中高祖啟滅國封分賞文武纂隨例封壽張伯魏武帝末高祖赴洛以趙郡公琛爲行臺守晉陽以纂爲右丞轉相府功曹參軍事除右光祿大夫使於茹茹以銜命稱旨歷中外丞相二府從事中郎邛山之役大獲俘虜高祖會纂部送京師魏帝賜絹五百疋封武安縣伯復爲高祖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行達晉州忽值寒雨士卒饑凍至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於時纂爲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高祖聞而善之纂事高祖二十餘歲傳通教令甚見親賞世宗嗣位侯景作亂潁川招引西魏以纂爲南道行臺與諸將率討之還除瀛州刺史會世宗入爲太子少傅後與平原王段孝先行臺尚書辛術等攻圍東楚仍拔廣陵涇州數城賊帥東方白額授儀同三司監築長城大使領出騎數千鎮防北境還遷護軍將尋卒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少有幹用初事爾朱兆拜平遠將軍以功封隰城縣伯邑五百戶高祖討兆於晉陽兆奔秀容兆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啟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隄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伯德伏屍而哭高祖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事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爲世宗行臺郎中興七兵事雖爲臺郎而常在高祖左右遷行臺右丞高仲密之叛也與大司徒斛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鑣鑣頭施釘火船將至卽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鑣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計也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琰嘗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平數月亮出爲幽州刺史屬侯景叛除平南將

軍梁州刺史尋加都督賴等十一州諸軍事兼行臺殿中尚書轉
都督二豫揚潁等八州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尚書右僕射
西南道行臺攻梁江夏潁陽等七城皆下之亮性質直勤力彊濟
深爲高祖世宗所信委以心腹之任然少風俗好財利又在左右
不能廉潔及歷諸州咸有贖貨之聞武定末徵拜侍中汾州大中
正天保初授光祿勳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別封安定縣男轉
中領軍尋卒於位贈司空公

張耀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父鳳晉州長史耀少而貞謹頗曉吏
職解褐給事中轉司徒水曹行參軍義旗建高祖擢爲中軍大都
督韓軌府長史及軌除瀛冀二州刺史又以耀爲軌諮議參軍後
爲御史所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罪掛網者百有餘人唯耀
以清白獨免徵爲丞相府倉曹顯祖嗣事遷相府掾天保初賜爵

都亭鄉男攝倉庫二曹事諸有賜給常使耀典之轉祕書丞遷尚
書右丞顯祖曾因近出令耀居守帝夜還耀不時開門勒兵嚴備
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耀以夜深真僞難辯須火至面識門
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學郅君童也乃使耀前開門
然後入深嗟賞之賜以錦采出爲南青州刺史未之任肅宗輔政
累遷祕書監耀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祿
賜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
時人慕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耀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虔杜預
之紕繆邪耀曰何爲然乎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
者可以庶幾故厲已溫習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天統元年世
祖臨朝耀奏事遇暴疾仆於御前帝下座臨視呼數聲不應帝泣
曰豈失我良臣也旬日卒時年六十三詔稱耀志貞平直溫恭廉

慎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燕州刺史謚曰貞簡

趙起字興洛廣平人也父達幽州錄事參軍起性沉謹有幹用義
旗建高祖以段榮爲定州刺史以起爲榮典籤除奉車都尉天平
中徵爲相府騎曹累加中散大夫世宗嗣事出爲建州刺史累遷
侍中起高祖世頻爲相府騎兵二局典知兵馬十有餘年至顯祖
卽祚之後起罷州還闕雖列位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內
驅使居腹心之寄與二張相亞出爲西兗州刺史紕効禁止歲餘
以無驗獲免河清二年徵還晉陽三年又加祠部尚書開府天統
初轉太常卿食琅邪郡幹二年除滄州刺史加六州都督武中平
中卒於官

徐遠字彥遐廣寧石門人也其先出自廣平曾祖定爲雲中軍將
平朔戍主因家於朔遠少習武事郡辟功曹未幾與太守率戶赴

義旗署防城都督除瘦陶縣令高祖以遠闍習書計命爲丞相騎
兵參軍事常征伐克濟軍務深爲高祖所知累歷鉅鹿陳留二郡
太守天保初爲御史所劾遇赦免沉廢一年顯祖以遠勳舊將用

崇下終
朕悅之

爲領軍府長史累遷東徐州刺史入爲太中大夫河清初加衛將
軍二年除使持節都督東楚州諸軍事東楚州刺史天統二年授
儀同三司衛尉四年加開府右光祿大夫武平初卒遠爲治政寬
和有恩惠至東楚其年因邑郭大火城民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
之流涕仍爲經營皆得安立長子世榮中書舍人黃門侍郎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略高祖以爲相府墨曹參軍坐
事去官久之顯祖爲儀同開府引爲城局參軍累遷恒州大中正
世宗相府外兵參軍隨諸軍平淮陰賜爵北平縣男除營州刺史
營州地接邊城賊數爲民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每有賊

室字明史

發常出其不意要擊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失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分命將士要其行路失韋果至大破之虜其首帥而還因厚加恩禮放遣之失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初茹茹主菴羅辰率其餘黨東徙峻度其必來預為之備未幾菴羅辰到頓軍城西峻乃設奇伏大破之獲其名王郁久間豆拔提等數十人送於京師菴羅辰於此遁走帝甚嘉之遷祕書監廢帝即位除洛州刺史河陽道行臺左丞皇建中詔於洛州西界掘長塹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閒謀河清元年徵拜祠部尚書詔詣晉陽檢校兵馬俄而還鄴轉大僕卿及車駕巡幸常與吏部尚書尉瑾輔皇太子諸親王同知後事仍賜食梁郡幹遷侍中除都官尚書及周師寇逼詔峻以本官與東安王婁叡武興王普等自鄴率眾赴河陽禦之車駕幸洛陽以懸瓠為周人所據復詔峻為南道行臺與婁叡率軍南討未至周師棄城遁仍使慰輯永郢二州四年春還京師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依格處斬家口配没特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會赦免停廢私門天統二年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武平初除侍中四年卒贈司空公

王紘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為小部酋帥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葛榮反榮授基濟北王寧州刺史後葛榮破而基據城不下爾朱榮遣使喻之然後始降榮後以為府從事中郎令率眾鎮磨川榮死紘豆陵步藩虜基歸河西後逃歸爾朱兆高祖平兆以基為都督除義寧太守基先於葛榮軍與周文帝據有關中高祖遣基與長史侯景同使於周文帝留基不遣基後逃歸除冀州長史後行肆州事元象初累遷南益州北豫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

北齊書卷之五

五

擊

習學記云云以此
數世王位少年
性也百到已棟
爛更隨世起滅
不可後振則雖
以孔子之聖尚不
得自立可畏也
有及交還何
止下安其固於
至後志而相

以誠細之自當由
賜之凌而不受於
王位名譽希可

性和直吏民不甚患之興和四年冬為奴所害時年六十五贈征
東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絃少好弓馬善騎射頗愛文學性機
敏應對便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元貞撫其背曰汝
讀何書對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貞曰吾
作刺史豈其驕乎絃曰公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
善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為當
右尚書敬顯雋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
衽為是絃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
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惠賜以名馬興和中世宗召為庫直
除奉朝請世宗暴崩絃冒刃捍禦以忠節賜爵平春縣男賚帛七
百段綾錦五十疋錢三萬并金帶駿馬仍除晉陽令天保初加寧
遠將軍頗為顯祖所知待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絃對曰

亦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為大苦絃曰長夜荒飲不寤亡國破
家身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絃曰爾與紇奚舍樂同事我
兄弟舍樂死爾何為不死絃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力薄
斫輕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絃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絃
曰楊遵彥崔季舒逃走避難位至僕射尚書冒死效命之士反見
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刀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乾明
元年昭帝作相補中外府功曹參軍事皇建元年進爵義陽縣子
河清三年與諸將征突厥加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除給事黃門
侍郎加射聲校尉四遷散騎常侍武平初開府儀同三司上言
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中男
彊弩多據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愚嘉善舍
過記功敦骨肉之情廣寬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克已

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五年陳人寇淮南詔令羣官共議禦捍封輔相請出討擊絃曰官軍頻經失利人情騷動若復興兵極武出頓江淮恐北狄寇乘我之弊傾國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偽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人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於周使還卽正未幾而卒絃好著述作鑒誠二十四篇頗有文義

史臣曰張纂等竝趨事霸朝申其功用皆齊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先之拒關駐蹕有古人風焉

贊曰纂亮耀起徐遠絃峻奉日高昇凌風遠振樹死拒關終明信順

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終

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北齊書卷二十六

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列傳第十八

薛琚

敬顯儔

平監

薛琚字曇珍河南人其先代人本姓叱干氏父豹子魏徐州刺史

琚形貌魁偉少以幹用稱爲典客令每引客見儀望甚美魏帝召

而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以處何官琚曰宗廟

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正元

中待洛陽令部內肅然有犯法者未加拷掠直以辭理窮數多得

其情於是豪猾畏威事務簡靜時以父早京師見囚悉召集華林

理問寃滯洛陽繫獄唯有三人魏孝明嘉之賜縑百疋遷吏部尚

魏書卷二十六

曹學記云云薛
淑非能之也
是時方及
行資格人心不
存於猶在爾余
初登科諸送付
郎李椿之瑞佳
士端翁德同注
願授否皆為同
換余面笑之椿
莫測也自舉
莫測也自舉
莫測也自舉
人性質舍女材
之宜者不差
失春秋以後以
考於材十猶自
四身及也遂捨
材而之也
遠而貴取取
又以其月斷
其何合若

雖可記鉅賢上
臣者皆古人品第
而不及又況其下
乎是直以有狀
之是比國家而
與與大切也
可也

書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琬上書言黎元之命
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有也任非其器為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
年勞不簡賢否便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節呼名一吏足矣數人
而用何謂銓衡請不依此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見諫曰共治天
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
士以為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
養民臣請依漢民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
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元天穆討邢果也
以琬為行臺尚書時元顥已據鄴城天穆集文武議其所先議者
咸以果眾甚盛宜先經略琬以為邢果聚眾無名雖彊猶賊元顥
皇室昵親來稱義舉此恐難測果鼠盜狗竊非有遠志宜先討顥
天穆以羣情所欲遂先討果果降軍還顥入洛天穆謂琬曰不用

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高祖引為丞相長史琬宿有能名深被禮
遇軍國之事多所關知琬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讜高祖大舉西伐
將渡蒲津琬諫曰西賊連年饑饉無可食啗汝冒死來入陝州欲
取倉粟今高司徒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
及來年麥秋人民盡應餓死寶矩黑獺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
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眾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為二
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承之高祖皆不納遂有沙
宛之敗累遷尚書僕射卒臨終敕其子斂以時服踰月便塋不聽
于求贈官自制喪車不加彫飾但用麻為流蘇繩用網絡而已明
器等物並不令置琬久在省闈闡明簿領當官剖斷敏速如流然
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似方格內貫浮動受納貨賄曲法舞文深
情刻薄多所傷害士民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淫逸放恣

琰初與姦通後納以爲婦惑其讒言逐前妻子氏不認其子家內
忿竟相告列深爲世所譏鄙贈青州刺史

敬顯儁字孝英平陽人孝英俠有節操交結豪傑爲羽林監高祖

臨晉州儁因使謁見與語說之乃啟爲別駕及義舉以儁爲行臺

倉部郎中從攻鄴令儁督造土山城拔又從平西胡轉都官尚書

與諸將征討累有功又從高祖平寇難破周文帝敗侯景平壽春

定淮南又略地三江口多築城戍累除兗州刺史卒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頗有志力受學

於徐遵明不爲章句雖崇儒業而有豪俠氣孝昌末盜賊蜂起見

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騎馬徠鑒注巧夜則胡畫以供

衣食謂其宗親曰運有污隆亂極則治并州戎馬之地爾朱王命

世之雄杖義建旗秦辭問罪勞忠竭力今也其時遂相率奔爾朱

榮於晉陽因陳靜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卽署參軍前鋒從平鞏

密每陣先登除撫軍襄州刺史高祖起義信都鑒自歸高祖謂鑒

曰日者皇綱中弛公已早竭忠誠今爾朱披猖又能去逆從善搖

落之時方識松筠卽啟授征西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道

築城以防遏西寇朝廷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是時親築之城糧仗

未集舊來乏水衆情大懼南門內有一井隨汲卽竭鑒乃具衣冠

俯井而祝至旦有井泉涌溢合城取之魏師敗還以公進位開府

儀同三司時和士開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求鑒愛妾劉氏鑒卽

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作計不得不然

由是除齊州刺史鑒歷牧八州再臨懷州所在爲吏所思立碑頌

德入爲都官尚書令

少

子也云
此爲書
首

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粲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種也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授普太尉率部下降魏授後將軍第二領人酋長高祖起義普遠通誠欵高祖甚嘉之斛斯椿逼帝西出授司空秦州刺史據覆靺城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落來奔高祖躬自

西川中園
氏圖南

西川中園
氏圖南

道
迎接授普河西公累遷太尉朔州刺史卒

子洛字受洛干豪壯有武藝騎射過人爲鄉閭所伏拔陵反隨父歸順除顯武將軍隨爾朱榮每有戰功累遷汾州刺史驃騎將軍及起義信都遠送誠欵高祖嘉其父子俱至甚優其禮除領軍兼靈州刺史武帝入關除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與諸將圍獨孤如願於金墉及河陰之戰並有功高祖嘉其父普尊老將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此役也諸軍北渡橋洛以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高祖以雄壯名其所營地爲回洛城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時當世推爲名將興和初卒可朱渾元字通元自云遼東人世爲渠帥魏時擁衆內附曾祖護野肱終於懷朔鎮將遂家焉元寬仁有武略少與高祖相知北邊

擾亂遂將家屬赴定州值鮮于修禮作亂元擁衆屬焉葛榮併修禮復以元爲梁王遂奔爾朱榮以爲別將隸天光征關中以功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之殺賀拔岳也周文帝率岳所部還共圖悅元時助悅悅走元收其衆入據秦州爲周攻圍苦戰結盟而罷元既早遇高祖知遇兼其母兄在東嘗有思歸之志恒遣表疏與高祖陰相往來周文攻圍苦岳元智勇知元懷貳發兵攻之元乃率所部發自渭州西北渡烏蘭津周文頻遣兵邀之元戰必摧之引軍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湜女壻劉豐與元深相交結元因說豐以高祖英武非常尅成大業豐自此便有委質之心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高祖聞其來也遣平陽守高嵩持環一枚以賜元并運資糧遠遣候接元至晉陽引見執手賜帛千疋并奴婢田宅兄弟四人先在并州者進官爵元所部督將

皆賞以爵邑封元縣公除車騎大將軍討西魏儀同金祚皇甫智
達於東雍擒之遷并州刺史又與諸將征伐頻有剋捷降下天保
初封扶風王頻從顯祖討山胡茹茹累有戰功遷太師薨贈假黃
鉞太宰錄尚書元善於御衆行軍用兵務在持重前後出征未嘗
負敗及卒朝廷深悼之皇建初配享世宗廟庭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有口辯好說兵事
破六韓拔陵之亂豐以守城之功除普樂太守魏永安初除靈州
鎮城大都督周文授以衛大將軍豐不受乃遣攻圍不剋豐遠慕
高祖威德乃率戶數萬來奔高祖上豐爲平西南汾州刺史遂與
諸將征討平定寇亂又從高祖破周文於河陰豐功居多高祖執
手嗟賞入爲左衛將軍出除殷州王思政據長社世宗命豐與濤
河王岳攻之豐建水攻之策遂遏洧水以灌之水長魚鱉皆遊焉

濤

九月至四月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船忽
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游
水向土山爲浪所激不時至西人鈎之並爲敵人所害豐壯勇善
戰爲諸將所推死之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曰
忠子曄嗣

破六韓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單于之裔也右谷蠡王潘六奚沒
於魏其子孫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部落其
父孔雀世襲酋長孔雀少驍勇時宗人拔陵爲亂以孔雀爲大都
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下一萬人降於爾朱榮詔加平北將軍
第一領民酋長卒常沉敏有膽略善騎射累遷平西將軍高祖起
義常爲附化守與舊侯受洛干東歸高祖嘉之上爲撫軍與諸將
征討又從高祖攻擊諸寇累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封平陽公除洛

州刺史常啟世宗曰常自鎮河陽以來頻出關口太谷二道北制已北洛州已南所有要害頗所悉知而太谷南口去荆路踰一百經赤工坂是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絕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饟唯經此路愚謂於彼選形勢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遠還自然不能更有行迭世宗納其計遣大司馬斛律金等築楊志百家呼延三鎮常秩滿還晉陽拜太保滄州刺史卒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民酋長假王謚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勇尚氣任俠魏正光中隴右賊起詔雍州刺史元猛討之召募狼家以爲軍導祚應選以軍功累遷龍驤將軍靈州刺史高祖舉義爾朱天光率關右之衆與仲遠等北抗義師天光留祚東秦總督三州鎮靜二州天光敗歸高祖除車騎大將軍邠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祚除華州刺史加開府

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公

韋子粲字暉茂京兆人曾祖閔魏咸陽守父雋都水使者子粲仕郡功曹史累遷爲大行臺郎中從爾朱天光平關右周武入關以爲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將出討城陷子弟俱被獲送晉陽蒙放免以粲爲并州長史累遷豫州刺史卒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姪親屬闔門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難多致誅滅歸國獲存唯與弟道諧二人而已諧與粲俱入國粲富貴之後遂特棄道諧令其異居所得廩祿略不相及其不顧恩義如此

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終

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

魏川中
氏書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元坦祖魏獻文皇帝咸陽王禧第七子禧誅後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屢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乏坦兄弟為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

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坦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正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爲御史劾奏免官以王婦第尋起爲特進出爲兖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正稅外別先責絹五疋然後爲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爲太常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死詔並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元斌字善集祖魏獻文皇帝父高陽王雍從孝莊於河陰遇害斌少襲祖爵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爲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准例降爵爲高陽縣公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浪河以罪賜死

元孝友祖魏太武皇帝兄臨淮王譚無子令孝友襲爵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靜帝宴文襄於華林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奉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隣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人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吞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四之名不改而家爲族

四閭二比計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資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資二十四萬匹十五丁爲一番共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妾勝習以爲常婦人不幸生逢今世舉朝旣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邐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以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爲皂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各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粢累魚成山山有林木之像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

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為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祿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元暉業字紹遠魏景穆皇帝之玄孫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一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閒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為辯宗錄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歆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壘與人何不打碎

子道云南雍李元暉列元暉業之有獨是元暉父想誤有日錄尚改云

之我出此言即知死也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亦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鑿冰沉其屍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問位諫議大夫莊帝幸洛南昭業立於閭闔門外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免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卒謚曰文侯

應連下書云

元弼字輔宗魏司空之子性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為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同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中為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為室布衣蔬食卒建元元年子暉業訢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告暉業終如其言也

此比更弼字也
明又與弼其年
此與此同而持
此為其後
此若云弼宗
輔曰宜詳
其年與弼其年
其

子道云此比更弼字也
此其字
宗輔乃元暉之子
又見
一人親
宗宗
弟王
道之
此恐有誤

元韶字世胄魏孝莊之後避爾朱之難匿於嵩山性好學美容儀
初爾朱榮將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親榮陽太守鄭仲明仲明尋
為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兄弟弟僧副避難路中
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
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刃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
隱於私家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帝帝以孝武
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
出馬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錄尚
書司州牧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為縣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
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惠政好儒學禮致才彥愛林泉修
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帝剃韶鬚髯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
我以彭城為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
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為誅諸劉不盡於
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
九家竝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
元氏自昭成已下竝無遺焉或父祖為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強
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
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為之久不食魚
贊曰元氏蕃熾憑茲慶靈道隨終運命偶淫刑

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終

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李渾

子湛 渾弟繪 族子公緒

李璵

弟璿 族弟曉

鄭述祖

子元德

李渾字季初趙郡栢人人也曾祖靈魏鉅鹿公父遵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時四方多難乃謝病求為青州征東府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爾朱榮入洛衣冠殲盡論者以為知機永安初除散騎常侍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為征東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而社客宿將多謀諸城各自保固壁清野時議有異同渾曰社客賊之根本圍城復踰晦朔烏

西川中鳳園
氏雷圖南市

合之眾易可崩離若簡練驍勇銜枚夜襲經趣營下出其不意咄
嗟之間便可擒殄如社客就擒則諸郡可傳檄而定何意冒熱攻
城徒損軍士諸將遲疑渾乃決未明達城下賊徒驚散生擒社客
斬首送洛海隅清定後除光祿大夫兼常侍聘使至梁梁武謂之
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常侍曾經將領今復
充使文武不墜良屬斯人使還為東都守以賊徵還世宗使武士
提以入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耶世宗笑而捨之天保初
除太子少保邢邵為少師楊愔為少傅論者為榮以參禪代儀注
賜爵涇陽縣男刪定麟趾格尋除海州刺史土人反共攻州城城
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池時旱久涸一朝
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為神應時駭散渾督勵將士捕斬渠帥渾妾
郭氏在州干政納貨坐免官卒于鄴

子湛字處元涉獵於文史有家風為太子舍人兼常侍聘陳渾與
弟繪緯俱為聘梁使王湛又為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之
門

繪字敬文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偶以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
伯姊筆牘之間而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內外異之以為非常
兒也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雋河間邢晏即繪舅也與繪清言歎
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齊王蕭寶
寅引為主簿記室專管表檄侍以賓友之禮司徒高邑辟為從事
中郎徵至洛時勅侍中西河王秘書監常景選儒學十人緝撰五
禮繪与太原王义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繪與
從弟騫裴伯莊魏收盧元明等俱為錄議素長筆札尤能傳受得
綴詞議簡舉可觀天平初世宗用為丞相司馬每罷朝文武摠集對

揚王庭常令繪先發言端為犀僚之首音辭辯正風儀多雅聽者
悚然武定初兼常侍為聘梁使主梁武帝問繪高相今在何處繪
曰今在晉陽肅遏邊寇梁武曰黑獺若為形容高相作何經略繪
曰黑獺游魂關右人神厭毒連歲凶災百姓懷土丞相奇略不世蓄
銳觀譽攻昧取亡勢必不遠梁武曰如卿言極佳與梁人訊言氏

族表押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
當共車千秋分字取一笑笑前後行人皆通啟求市繪獨守清尚
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平南將軍高陽內史郡境舊有猛獸民常
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鬪死咸以為化感所致皆請申上繪不聽高
相東巡郡國瀛州城西駐馬立使慰之曰孤在晉知山東守唯
卿一人用意及入境觀風信如所聞但善始令終將位至不次河
間守崔謀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

相南雍
本心祖

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嬾手足遲鈍不能逐飛
追走遠事佞人是時世宗使暹選司徒長史遇薦繪既不果咸謂
由此書天保初為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勢以此
久而屈沉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景

後南雍
本心倚

公緒字穆叔渾族兄藉之子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冀州司馬疾
去官後以侍御史徵不至卒公緒沉冥樂道不關世務故誓心不
仕尤善陰陽圖緯之學嘗語人云每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
世祚終於四七帝年則及亡之歲上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
緒潛居自待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又撰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
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語十三卷竝行於世

李璵字道璠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之五世孫父韶竝有重名
於魏代璵溫雅有識量釋褐太尉行參軍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遷

都於鄴留於後監掌府藏及撤運宮廟材木以明幹見稱累遷驃騎太將軍東徐州刺史解州還遂稱老疾不求仕齊受禪追與兼兼前將軍導從於圓丘行禮與意不願榮名兩朝雖以宿舊被徵過事卽絕朝請天保四年卒子詮韞誦韞無行誦以妻穆提婆子懷嵬超遷臨漳令儀同三司韞與陸令萱女弟私通令萱奏授太子舍人弟瑾字道瑜名在魏書才識之美見稱當代瑾六子彥之倩之壽之禮之行之凝之並有器望行之與兄弟深相友愛又風素夷簡爲士友所稱范陽盧思道是其舅子嘗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陽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風塵時人以爲實錄與從弟曉字仁略魏太尉虔子學涉有思理釋褐員外侍郎爾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爲鼠所噬遂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及遷都鄴曉便寓居清河託從母兄崔悅宅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安居

訓勗子姪無復宦情武定末以世道方泰乃入都從仕除頓丘守卒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祖義魏中書令父道昭魏祕書監述祖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譽釋褐司空行參軍天保初累遷太子少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今於鄭兗州見之矣初述祖父爲兗州於城南小山起齊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慟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人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悟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所在好爲山池松竹交植盛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未貴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

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遂卒於州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嘗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譬之子元德多藝術官至琅邪守元德從父弟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名望世宗引爲館客歷太子舍人崔昂妻卽元禮之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謂思道云看元禮比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疎於婦弟元禮入周卒終始州別駕

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終

魏川中鳳園 氏園南甫

北齊書卷三十

魏川中鳳園 氏園南甫

列傳第二十二

崔暹 子達孛

高德政

崔昂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實之後也世爲北州著姓父穆州主簿暹少爲書生避地勃海依高乾以妹妻乾弟慎後臨光州啟暹爲長史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爲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高祖與語說之兼丞相長史高祖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知後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軍戎之事留守任功家弟年少未閑事宜凡百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殷勤至於三四後遷左丞吏部郎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任府僚兼任機密世宗

習子元云云
孝文志慕法華
其勁未見及成
貪懦之俗及高
歡與吳少宗事
淫僻橫流乃令
子澄寵用崔暹
施以控御彈擊
威威昔曹操進
崔琰老玠迫威
漢餘習使冬如
暹何足為弄也

因以徵邵甚見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世宗不悅謂暹曰卿說
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
長皆是實事不為嫌高慎之叛與暹有隙高祖欲殺之世宗救免
武定初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黈嵇曄
鄺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為御史世稱其知人世宗欲假暹威勢諸
公在坐令暹高視徐步兩人掣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不讓席
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
敕在臺以檢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
公出之東山暹於道前驅為赤棒所擊世宗回馬避之暹後彈尚
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羨雍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咸陽王
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罪狀極筆竝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高
祖書於鄴下諸貴曰崔暹昔事家弟為定州長史後吾兒開府諮

議及遷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咸陽王
司馬令竝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
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師羣官迎於紫陌高祖握暹手而
勞之曰往前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婪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為
國不避豪強遂使遠邇肅清羣公奉法衝鋒陷陣大有其人當官
正色今始見之今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
賜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高祖為擁之而
授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高祖曰自頃朝貴牧守令長所在百司
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方用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
王可勸酒高祖降階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
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匹乞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為法道俗
齊整暹謝曰此自陛下風化所加大將軍臣澄勸獎之力世宗退

暹南雍
本亦廉

歡南雍
本亦廉

謂暹曰我向畏羨何況餘人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不畏服高祖崩未發喪世宗以暹爲度支尚書兼僕射委以心腹之寄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世宗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世宗亦爲之止有囚數百世宗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世宗意釋竟以獲免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一生不問家事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贊唄送至館焉然而好大言調戲無節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暹命儒者權會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令達拏昇高座開講趙郡睦仲讓陽屈之暹喜躍奏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此皆暹之短也顯祖初嗣霸業司馬子

如等挾舊怨言暹罪重謂宜罰之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苛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顯祖從之及踐祚譖毀之者猶不息帝乃令都督陳山提等搜暹家甚貧匱唯得高祖世宗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乃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保夜則置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鎖赴晉陽無實釋而勞之尋遷太常卿帝謂羣臣曰崔太常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初世宗欲以妹嫁暹而會世宗崩遂寢至是羣臣譙於宣光殿貴戚之子多在焉顯祖歷與之語於坐上親作書與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女樂安主魏帝外甥內外敬待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乃以至降達拏天保末爲右僕射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何所妨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或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十年暹以疾

卒帝撫靈而哭贈開府達拏温良清謹有識學少歷職爲司農卿
入周謀反伏誅天保時顯祖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答曰
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兒顯祖召達拏母入內殺之投屍漳水齊滅
達拏殺主以復讎

高德政字士貞勃海蓊人父顯魏滄州刺史德政幼而敏惠有風
神儀表顯祖引爲開府參軍知管記事甚相親狎高祖又擢爲相
府掾委以腹心遷黃門侍郎世宗嗣業如晉陽顯祖在京居守令
德政參掌機密彌見親重世宗暴崩事出倉卒羣情草草勳將等
以纘戎事重勸帝早赴晉陽帝亦回遑不能自決夜中召楊愔杜
弼崔季舒及德政等始定策焉以楊愔居守德政與帝舊相昵愛
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之學又
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政勸顯祖行禪代之事德

習學祀云云楊
惜以初代禪代
議不允忌高祖
政竟置之死地
如首或宜其未
肯也至劉穆之
稽潤花雲沈約
汲、自獻以沒
羞蓋時位祿
執者不長人材
愈降而自其
也

政又披心固請帝乃手書與楊愔具論諸人勸進意德政恐愔猶
豫不決自請馳驛赴京託以餘事唯與楊愔言愔方相應和德政
還未至帝便發晉陽至平都城召諸勳將入告以禪讓之事諸將
等忽聞皆愕然莫敢答者時杜弼爲長史密啟顯祖云關西是國
家勳敵若今受魏禪恐其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之
顯祖入召弼入與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與王爭天下者彼意亦
欲爲帝譬如逐兔滿市一人得之衆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禪關西
自應息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必宜知機先覺無容後以數
人弼無以答帝已遣馳驛向鄴書與太尉高岳尚書令高隆之領
軍婁叡侍中張亮黃門趙深楊愔等岳等馳傳至高陽驛帝使約
曰知諸貴等意不須來唯楊愔見高岳等竝還帝以衆人意未協
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

舜禹事此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又說者以爲昔周武王再
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
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必宜五月應天順人德政亦勸不已
仍白帝遣魏收收至今撰禪讓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五
月初帝廢晉陽德政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帝帝令陳山提馳驛
齋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大略令撰儀注防察魏室諸王山提以五月
至鄴楊愔卽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陵度支尚書陸操詹事
王昕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
太傅咸陽王坦等總集引入北宮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帝
初發至亭前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大以沉吟至平城都便不復
肯進德政徐之才苦請帝曰山提先去若爲形容恐其漏泄不果
卽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

悽

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八日楊愔書中旨以魏襄城王昶并司空
公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趙彥深入通奏事魏孝靜在昭陽殿引
見昶云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臣等昧死
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魏帝便斂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
又道若爾須作詔中書侍郎崔劼奏云詔已作訖卽付楊愔進於
魏靜帝凡有十餘條悉書魏靜帝云安置朕何所復若爲去楊愔
對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魏靜帝於是下御
坐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
永作虞賓所司尋奏請發魏靜帝曰人念遺簪弊屨欲與六宮別可
乎乃入與夫人嬪御以下訣別莫不獻欷掩涕嬪趙國李氏口誦
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魏靜帝登車出萬春門直
長趙道德在車中陪侍百官在門外拜辭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

南宅帝至城南頓所受禪之日除德政爲侍中尋封藍田縣公七年
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政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政
事多有弘益顯祖末年縱酒酣醉所爲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召
德政飲不從又進言於前諫曰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
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政恒以精神凌
逼人德政甚懼乃稱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爲退身之計帝謂楊
愔曰我大憂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禪代之際因德政言情切至方
致誠欵常內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卽自差帝
從之德政見除書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謂之曰聞爾病我爲爾鍼
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
下帝起臨階砌切責桃枝曰爾頭卽墮地因索大刀自帶欲下階
桃枝乃斬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政於門下其夜開城門以輿

送還家旦日德政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於宅見而
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以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時
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祭酒伯堅德政死後顯祖謂羣臣曰高德
政常言宜用漢人除鮮卑此卽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爲諸
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保嫡孫王臣襲焉

崔昂字懷遠博陵安平人也祖挺魏幽州刺史昂年七歲而孤伯
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所親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
昂性端直少華沉深有志略堅實難傾動少好章句頗綜文詞世
宗廣開幕府引爲記室參軍委以心腹之任世宗入輔朝政召爲
開府長史時勳將親族賓客在都下放縱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
如之門尤劇昂受世宗密旨以法繩之未幾之間內外齊肅遷尚
書左丞其年又兼度支尚書左丞兼尚書近代未有唯昂獨爲冠

首朝野榮之武定六年甘露降於宮闕文武官寮同賀顯陽殿魏
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愔等曰自古甘露之瑞漢魏多少可各言
往代所降之處德化感致所由次問昂昂曰案符瑞圖王者德致
於天則甘露降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維爲戒實啟中興小鳥孕
大未聞福感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帝爲斂容曰朕旣無德何以當
此齊受禪遷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
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僞經手歷日知無不爲朝廷歎其至公又奏
上橫市妄費事三百一十四條詔下依啟狀速議以聞其年與太
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
令尚書右僕射薛琡等三人在領軍府議定又敕昂云若諸人不
相遵納卿可依事啟聞昂奉敕笑曰正合生平之願昂素勤慎奉
敕之後彌自警勗部分科條校正今古轉廷尉卿昂本性清嚴凡

見黷貨輩疾之若讎以是治獄文深世論不以平恕相許顯祖幸
東山百官預讌升射堂帝召昂於御坐前謂曰舊人多出爲州我欲
以臺閣中相付當用卿爲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
中閒州不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
瑞謂太子曰此是國家柱石汝宜記之未幾復侍讌金鳳臺帝歷
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人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
過天保十年策拜儀同燕子獻百司陪列昂在行中帝特召昂至
御所曰歷思羣臣可綱紀省闈者唯冀卿一人即日除爲兼右僕射
數日後昂因入奏事帝謂尚書令楊愔曰昨不與崔昂正者言其
太速欲明年真之終是除正何事早晚可除正僕射明日卽拜爲
真楊愔少時與昂不平顯祖崩後遂免昂僕射除儀同三司後坐
事除名卒祠部尚書昂有風調才識舊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探

揣上意感激時主或列陰私罪失深為顯祖所知賞發言獎護人莫之能毀議曹律令京畿密獄及朝廷之大事多委之尚嚴猛好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者崔暹季舒為之親援後乃高德政是其中表常有挾恃意色矜高以此不為名流所服子液嗣

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西川中鳳

北齊書卷三十一

西川中鳳
氏園南

列傳第二十三

王昕弟晞

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六世祖猛秦將堅丞相家於華山之鄜城父雲仕魏朝有名望昕少篤學讀書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射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騁騁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馬在前手為驅策昕舍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惟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散數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牀人爭進手昕獨執版却立悅於是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為宴適親起與牀卿是何人獨為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刑安敢以親王寮家從廝養之

役懷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臥閒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沉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察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累遷東萊太守後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言此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爲常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業即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業以爲人之師表遷祕書監昕少與邢邵俱爲元羅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邢子才當先殺我邵乃免焉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世宗說此言以爲笑樂昕聞之故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顯祖以昕

疏誕非濟世所須罵之曰好門戶惡人身又有讒之者曰王元景

每嗟水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徙幽州後徵還除銀青光祿

大夫判祠部尚書事帝怒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文師以曄賜薛

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謂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子

默遂以昕言啟顯祖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殷紂楊愔微爲解之

帝謂愔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

稱病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尸漳水天

保十年也有文集二十卷子顓嗣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

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

弟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

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

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

詣理吟詠情性往往麗絕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
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啟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
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鄴遷遊鞏洛悅
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徃天陵山浩然有
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
困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獬書勸令起晞復書曰辱告存念
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獬吾豈願其必獬但理
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旣疑其非獬亦可疑其是
獬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獬而營護雖獬亦無損疑其非獬而不療
儻是獬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死若王晞無可
惜也則不足取旣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
軍威德所被颺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
其生靈足下何必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晞遂
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瞻
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晞等手曰
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成立不負義
方卿祿位常亞吾弟若苟使迴邪致相註誤罪及門族非止一身
晞隨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王演友齊天保初
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大
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
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鉗
配甲坊居三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歐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
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強食
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徃王抱晞曰吾氣力憊然恐不復相見

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為人兄尊為人
王安可與校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
乎言未卒王強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徒還為王友王復錄尚書事
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
自古以為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絕王上顛顛賴殿下
扶翼王納焉常從容謂晞曰王上起居不恒卿耳目所具吾豈可
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為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
餘事以呈切諫王曰今朝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
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
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獻欬不自勝曰乃至是乎
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晞焚之後王承間
苦諫遂至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

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噤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
亂杖扶數十會醉臥得解爾後褻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
晝作夜唯常山邱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
垂拱吾曹亦保優閒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王晞曰天保
享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
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
假令得遂冲退自審保家祚得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
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
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
周公得耶王不答帝臨發敕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
楊燕等詔以王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都督攝文武還并州
乃延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

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
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叡爲左長史晞爲
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晞密
室曰此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
欲以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寧思骨血之重殿下倉卒
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
天道不恒虧盈迭至神幾變化盼蟹斯集雖執謙抱批糠神器便
是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王曰卿何敢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
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揆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
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難匡輔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
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
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

挹

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
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不王曰若內外咸有異望趙
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隙
問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弟旣發
論吾亦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校四方岳牧表
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祚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兼吏部
郎中後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
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敕尚書賜休之
鴻臚卿崔劼等三入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廢禮
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雋久在沉淪或巧
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等衰
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毀棄者悉令

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脯給與御食畢景聽還時
百官請建東宮敕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
為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璽授皇太子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
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敕問外間比何所
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
聊欲習武晞曰鑿駕巡狩為復何爾若輕有驅使恐天下失望帝
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
羣下好相誣者朝士呼為裴蔡時二人秦車駕北征後人言陽休
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
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
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為
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

拒下南
雍亦有
奏書

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
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
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為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
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
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拊胸而退
帝聞之笑孝昭崩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儒緩由
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祕書監
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閒淡
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
為累良辰美景嘯咏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物外
司馬常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
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來頗得

物如南
雍亦有
方外

不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迴，懼有土賊，而晞溫酒服膏，曾不一廢。每未肯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齊亡，周武以晞為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終

西川忠鳳
氏雷南南

北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陸法和

王琳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也。或謂自出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為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捺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固問之，乃曰：「亦勉亦不勉。」景遣將

西川忠鳳
氏雷南南

即學記云云系
梁之士不以此
侯景乃用為人
陸法和妖術因
之將亡固駐於
邪也。高洋暴狂
以殺為戲而後
陸和如此蓋其
禍爾。余嘗於世
人於仁義忠信
是而趨於神怪
必有存敗而為
成敗存亡而不
加一毫智巧於

間而亡果能存敗
果能成必仁義忠
任孝也而後可伊
訓曰先王肇修
人記性諫弗弗
先民時為居上
克明為下克忠
與人不求備檢
乃不顯考至
以性罰庸祿
威顯民用隆
我臣友越我三
邦以修於則
力之不能為者
决此神怪之
知而祀天教為
不可免也又非
神怪之不能預
真不立後預

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
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
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
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
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
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王一人而破
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勢
即返約眾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約逃竄不
知所之法 and 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 and 曰吾前
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為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
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擒之約
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

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約
以兵赴救方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
已斷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為檀越宜即逐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
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
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
遣蜀兵來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
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
弩箭鏃一斛許因掘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
晝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
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入
壘山多惡疾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為弟子山
中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

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虵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虵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虵頭齧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虵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業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啟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裒曰彼旣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

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內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籬在道間上開一孔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人應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旣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 and 自鄆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堅其城門着麤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着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

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造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虚心相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旣萬里歸誠，主上虚心相待，何爲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幃油絡網車，伏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

賜法和錢百萬，物千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件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施散，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卽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荊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嫁，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他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陽人也。父顯嗣，梁湘東王國常侍。琳本兵家。

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太清二年侯景渡江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還荊州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剋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盜平景之勲與杜龕俱爲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爲亂啟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報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廷尉卿黃羅漢太府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執黃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爲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抽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轡割備五刑而斬之梁元遣

王僧辯討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啟申琳罪請復本位永爲奴婢梁元乃鑱琳送長沙時納兵出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卽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本位使琳拒蕭紀紀平授衡州刺史梁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衆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受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正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不敢啟故遂率其衆鎮嶺南梁元爲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

習與子記云梁
既亡使王侯
有威終不篡送
王琳區。亡能我
勳完障。蓋梁
武在位。差欠比
江南。汝姓。立國
粗。已。後。墨。海
及命之士。上世

長青志也

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譽乃為梁元舉哀三軍縞素
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為進趨之計時
長沙藩王蕭韶及上遊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梁
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尅又師老兵
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欵于魏求其妻子
亦稱臣于梁陳霸先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
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帥各乘一艦每行戰艦以千數
以野豬為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誅琳乃受梁禪安都
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之
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虎一人背恩斬之鑲安都文
育寘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
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為勤王之師矣温太

真何人哉江南渠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
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為敵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業初魏
尅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
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為梁主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
中書令李駟駮冊拜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舍人
辛慤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
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
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成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
及陳霸先即位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齊遣楊州道行臺慕容儼
率眾臨江為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淦城
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息東下陳遣司
空侯安都等拒之侯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

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投水死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琳尋與莊同降鄴都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僉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右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行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仗兼給鏡吹琳水陸戒嚴將觀豐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武成置而不問

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爲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爲血蠕蠕而動又有龍出於門外之地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來寇帝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帝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

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傳骨梗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
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季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
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果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胃沂州舊族立功代
邸效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
實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修而天厭梁德上思匡繼徒蘊包胥
之念終邁萇弘之膏洎王業光啟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
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已忘此捐軀至使身
沒九泉頭行千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
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場早造末
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
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
橫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

僚預參
下

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
墳旣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
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卽淝川而建坐城孫
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
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
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竝爲啟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儀
同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于淮南權痊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
數千人場等乃間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知勝等五人
密送葬柩達于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錄
尚書事謚曰忠武王葬給輜輶車琳體貌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
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
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任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

雖本圖不遂鄴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歔歔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

陸法言傳

北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終

北齊書卷三十三

西川忠貞堂氏開國侯

列傳第二十五

蕭明

蕭祗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蕭明蘭陵人梁武帝長兄長沙王懿之子在其本朝甚為梁武所親愛少歷顯職封須陽侯太清中以為豫州刺史梁主既納侯景詔明率水陸諸軍趨彭城大圖進取又命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總馭羣帥指授方略明渡淮未幾官軍破之盡俘其眾魏帝升門樓親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於晉陽世宗禮明甚重謂之

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爲魏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自出師薄伐無戰不克無城不陷今自欲和非是力屈境上之事知非梁至本心當是侯景違命扇動耳侯可遣使諮諭若猶存先王分義重成通和者吾不敢違先王之旨侯及諸人並卽放還於是使人以明書告梁主梁主乃致書以慰世宗天保六年梁元爲西魏所滅顯祖詔立明爲梁主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漢率衆以送是時梁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鄴推晉安王方智爲丞相顯祖賜僧辯霸先璽書僧辯未奉詔上黨王進軍明又與僧辯書往復再三陳禍福僧辯不納旣而上黨王破東關斬裴之橫江表危懼僧辯乃啟上黨求納明遣舟艦迎接王饗梁朝將士及與明刑牲歃血載書而盟於是梁與東度齊師北反侍中裴英起

衛送明入建鄴遂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宇文黑獺賊管等不在赦例以方智爲大傅授王僧辯大司馬明上表遣第二息章馳到京都拜謝宮闕冬霸先襲殺僧辯復立方智以明爲太傅建安王霸先奉表朝廷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方智請稱臣永爲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詔徵明霸先猶稱藩將遣使送明會明疽發背死梁將王琳在江上與霸先相抗顯祖遣兵納梁永嘉王蕭莊王梁祀九年二月自滏城濟江三月卽帝位於鄧州年號天啟王琳總其軍國追謚明曰閔皇帝明年莊爲陳人所敗遂入朝封爲侯朝廷許以興復竟不果後主亡之日莊在鄴飲氣而死

蕭祗字敬式梁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獨莅以嚴切

梁武悅之遷北兗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鄴祇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文襄令魏收邢邵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祇等還南俄而西魏尅江陵遂留鄴都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鄴陷與從兄祇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祿大夫卒子溉深沉有體表好學攻草隸書南士中稱爲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放字希逸隨父祇至鄴祇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常有闕時以爲至孝之感服

闕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徐之才丹楊人也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爲江左所稱之才幼而雋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爲太學生麤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暉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燕領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楊尹辟爲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眠帕出映光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

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國右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
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爲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
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之才在彭泗啟魏帝
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敕居南館
禮遇甚優從祖嘗字踐啟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又闕涉經史發
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爲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
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秘
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南土之人不堪典秘書轉受
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領之之才甚怏怏不平之才少解天文
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宗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
政啟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太后及勳貴臣咸云關西旣是勅
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

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
備有條目帝從之登祚後彌見親密之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爲首
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
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爲弄臣
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
手更愈孝昭賜采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旣善醫術雖有外授頃
卽徵還旣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
病之才弟之範爲尚藥典御敕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
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跛求伽
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縵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
致恠之才曰跛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
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縵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爲字此

下系經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
化寧是火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
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
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爲刀子靶者五色斑斕之才
曰此人瘡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
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克
州刺史特給鏡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
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
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
致卽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
愈帝每發動蹙遣騎追之鍼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
人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兗州

卽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爲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
語士開云恨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敕驛追之才帝以
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
不甚關法理頗亦疎慢用捨自由五年冬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
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
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苦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
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
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
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旣
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註
近大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
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卽答云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

恨此史
浪

禮兩難
本作謹

字此史
子

則爲虜養馬則爲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卽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否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政德政曰舅顏色何不悅諧告之故德政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齟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爲妻和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寬縱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明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云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

蕭祚以下皆同此史

北齊書卷三十三

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頤 此列傳一也

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父津魏時累為司空侍中愔
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
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
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
之歔歔遂為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惠從今已
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
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頽然獨坐其季父暉
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
有茂竹遂為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

西川中鳳
氏圖南開

習學記之云楊愔
相。史稱主昏於
上政清於下國已
太。王通遂視了
楊道考者實掌
國命。視民如傷。
美為不終。夫術
靈公其荒淫也。
三人未任。不
至於亡國則幸
耳。若言。文宣
與光。歲。月。不
已。情。將。與。併
。為。女。能。此。
。使。於。况。視。民。如
。傷。也。世。所。及。耶
。兄。百。不。精。心。光。彩
。眩。後。學。也。世。志

大牙。美狄。德
於父母兄弟。志
不厚。苟脫死禍
人。以遂世。可為
惜。於此時。雖慕
古人。捕劫。主。之
不。遲。回。選。擢。樣
失。勢。乖。席。不。暇
暖。還。雁。心。命。益
世。理。出。此。意。豈
悲。慨。也。

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
盤重肉之食。情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
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
賦詩。情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
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
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為
定州刺史。情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
中山為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
妻之。又逼以偽職。情乃託疾。密舍牛血數合於眾中。吐之。仍佯喑
不語。榮以為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時年十八。
元顥入洛。時情從父兄侃為北中郎將。鎮河梁。情適至。侃處便屬乘
輿。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渡。而潛欲南奔。情固諫止之。遂

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情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
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及莊帝誅爾朱榮。其
從兄侃參贊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為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情隨
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情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
情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為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
誕。以情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主鞏
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情謂榮貴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家
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自縊於一
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憐感。遂與俱逃。情乃投高昂兄
弟。既潛竄。累載。屬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興運。陳
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為之改容。即署行臺郎中。大軍南
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情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

竹林又
一叔寶

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出及崔陵出遭離家難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恒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中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雁門溫湯療疾郭秀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

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愔存遣愔從兄寶猗齎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黃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至碣磔戍州內有愔家舊佛寺入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卽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

王文宣之崩百僚莫有下淚情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為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孫子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人表重義輕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竝待而舉火頻遭迤厄冒履艱危一殮之惠酬答必重姓名之讎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愔之用人似貧士布瓜取其大者愔聞不屑焉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翹鄣面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

為士琛士深自言愔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頗以為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愔辭氣溫辯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隣宅愔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愔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為念愔與尚書右僕射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竝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

此則實自失
控重先及之
房反為常山
長廣粉黨
耳

先詔決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
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處太皇太后於
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至是愔先自表
解其開封王諸叨竊恩榮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
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疎忌之跡盡告兩王可朱渾
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帝稱二
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
二王為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啟皇太后具述安危有
宮人季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宮太后以
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啟示之昌儀密啟太皇太后愔等又
議不可今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為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
為太師錄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竝將同

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愔云吾等至誠體國豈有常
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為忽有此慮長廣且伏家僮數十人於錄
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勲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勲胃約行酒至愔等
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
即捉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構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
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愔及天
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歐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
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二叔
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
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喻之乃得入送愔等
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
帝側立常山王以搏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彥

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皇帝基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嘿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陛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卽今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耶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已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愴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

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謠曰白羊頭尾禿殺癩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麼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爲愴也角文爲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麼姑愴子獻天和皆帝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兄弟皆除名遵彥死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愴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之曰使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關中用爲典籤將命使於茹茹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高祖見之大悅尚陽翟公主甚被待遇顯祖

時官至侍中開府濟南卽位之後委任彌重除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又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於此矣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季弟也以道元勲重尚東平公主累遷領軍大將軍開府濟南王卽位加特進改博陵公與楊愔同被殺

宋欽道廣平人魏吏部尚書弁孫也初爲大將軍主簿典書記後爲黃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太子習事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於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欽道又遷秘書監與楊愔同誅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初爲太原公東閣祭酒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爲之禮俄而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道復舊與濟南欵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二人權勢之重與愔相埒愔見害之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頤後與愔同詔進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頤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与北史大同小異

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終

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裴讓之

弟諷之 讞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印

王松年

劉禕

裴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
滅性得為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則又閑禮度夫喪諸子
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

文無起字文
與北史同應
照抄北史裴
佗傳中又詳

西川中圖章
氏周南甫

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爲不亡矣梁使至帝令讓之攝主客郎第二弟詼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神武問曰詼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遂心況讓之老母在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性性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蘊藉文襄自之曰士禮佳舍人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歔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爲黃門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

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欵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歛迹盜賊清靖朞月之期翻然更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父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脇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爲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案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呼流涕比爲內官情非所願旣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耶於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讓之次弟詼之

詼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襴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託詼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詼之及皇甫和弟亮竝知名於洛下

道彦其初
史之言殆由是
而貴耶

時人語曰：「詼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爲戶曹參軍，詼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爲記室。遷鄴後，詼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詼之爲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詼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爲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帝以爲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讞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云：「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遊，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爲忘年之友。昭帝梓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爲永昌太守，客旅過郡，出私財供給，人間無所預代。去日爲吏人所懷，齊亡仕周，卒伊川太守。

皇甫和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勳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媿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爲征虜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沉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

李構字祖基，黎陽人。祖平，魏尚書僕射。構少以方正見稱，釋褐開府參軍，累遷譙州刺史。卒，構從父弟庶，魏大司農。諸子方雅好學，風流規檢，甚有家風。稍遷臨漳令。魏書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其不平，竝繫獄。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言王瓊不善事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致訟。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收，遂白顯祖罪斐等，竝髡頭鞭二百，庶死於

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

張宴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為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從爾朱榮平元顯賜爵武成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為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宴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常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為岳所嗟賞天保初文宣為高陽王納宴之女為妃令赴晉陽成禮宴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宴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真為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州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

陸印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羣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為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印父子彰交遊嘗謂子彰曰吾以

南雍本
作北徐
為刺史
無子字
多奇子

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為登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儒雅搢紳尤所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郎中以本職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印每兼官燕接在帝席賦詩印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除中書侍郎修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印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印昆季六人竝主所生故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稟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印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深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為孝終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天保初常山王薦印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為清都尹辟為邑中正食貝丘縣幹遭母喪哀慕毀

悴殆不勝喪至沉篤頓昧伏枕又感風疾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疴病如此性至慈愛搏之死日必不令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叩聞而悲痛一慟便絕年四十八叩自在朝篤慎固密不說人短不伐已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裁朝野甚悲惜之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叩所制子又嗣襲爵始平侯

王松年少知名文襄臨并州辟爲主簿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還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別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

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動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甚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侯參定律令前後大事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第三子邵最知名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兗州刺史禕性弘裕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莫不加敬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中釋巾太學博士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場之和世宗輔政降書褒獎云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竝與吾共事懷相託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滿還歸鄉里侍父疾竟不入朝父喪沉頓累年非杖不起世宗致辟禕稱疾不動五子璿玘璞瑗瓚竝有志節爲世

所稱

此為襍用

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

邢邵

字子才

郡

魏州中鳳臺氏蘭廟南

邢邵字子才河間鄴人魏太常貞之後父虬魏光祿卿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彊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為娛不暇勤業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後因飲詭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瞻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原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果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日日奴行諸

鄴

習學記云云
音同溫子昇
邢邵收徒必
音稍與江南
隋方以才
南北同於
特廣任江
收也高澄
收拾士
用其具之尺書
微建鄴折簡
民本根不建
急於歌頌

王小雅猶無故
於亡摘辭會
湧波漲淵愈
遠其崩壞爾

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
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雋大相欽重引爲忘年之交
釋巾爲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爲領軍元義所禮
義新除遷尚書令神雋與陳郡袁翻在席義令邵作謝表須臾便
成以示諸賓神雋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
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
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于時袁翻與范陽
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瞻深共嫉之每
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爲謝表嘗有一貴勝初受官大集賓食翻
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
人云邢家小兒當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爲翻所害
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啟爲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

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誥文體宏麗及
爾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
事黃門侍郎尋爲散騎常侍太昌初敕令恒直內省給御史食令覆
案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否則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
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
憂哀毀過禮後楊愔與魏收及邵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奏曰世室明堂
顯於周夏一黷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
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
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
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
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
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

此篇載魏書
字崇德中
是

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劔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磚石之功墉構顯聖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

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巖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令曰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敕有司別議經始累遷太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頔居三職竝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世宗幸晉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及文宣皇帝崩凶禮多見訊訪敕撰哀策後授特進卒邵率情簡

素內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旨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温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温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解衣覓蟲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思誤書之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手大笑性好談賞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自件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怨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怨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吊慰救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吳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子大寶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路略不識字焉

全是北史文

文前題于大斷大數都不備學流
國事惟其美也...
不有閑暇公事...
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九

北齊書卷三十七

西川中鳳園
氏書南開

列傳第二十九

魏收 此史乃自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曾祖緝祖韶父子建字
敬忠贈儀同定州刺史收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
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
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
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爾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
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
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為封禪書
收下筆便就不立稟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
立深奇之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敕典起居

此史乃自
收自序
祖收

及古詞 卷五

注并修國史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
詰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悛從齊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
詣門悛爲帝登乍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
告之悛深憤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爲詔悛乃宣言收昔泰世出入
幃幄一日造詔優爲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又收父老合
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爲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
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持孝武嘗大
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天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
諸妃主奇佞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嘿不能已乃上南狩
賦以諷焉時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
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
軍魏帝敕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

收旣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
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爲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中
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猜忌
神武內有閒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
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
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
是南北初和_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竝爲隣國所重至
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
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
爲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遊賦辭甚美盛使還尚
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
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舉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

陽以爲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
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
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以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
優禮收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欺忽季
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
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卿耶
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也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
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
必望穎脫見知位旣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爲言於文襄曰國史事
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共載非收不可文襄啟收兼散騎常
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魏帝宴百
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

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
七日爲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惡焉自爲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
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
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
以爲體後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啟啟成呈上文襄
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
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等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
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
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
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
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使氣卿
須出其短徃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

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蚨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辦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語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竝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望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琨徐陵侯景旣陷梁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得書

乃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轉祕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徒知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

國南雍
孝固

南雍
知字徒
此史有
作郎

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傳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爲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啟焉所引史官恐其凌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輯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

子道云
此朕睦
仲讓

睦仲讓
見睦讓
傳南雅
本誤作
睦

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旣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啟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

此與明書
考武本化贊

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其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救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政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竝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

司馬溫公通鑑
上略用此例
當別撰一書
史體例不可兼
也

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以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邢邵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遊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僚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竝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勝不平乃殺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此言非戲

魏收既忝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惜以收言白於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主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敕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詔仍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

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楊休之兼中書在晉陽典詔詔誥收留在鄴蓋晞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瑛爲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王簿李勣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爲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大寧元年加開府清河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上專委侍中高元海元

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
虛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爲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
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盡收其見重如此始收與溫子昇邢
邵議稍爲後進邵旣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
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
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
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
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卽是
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
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
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
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

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旣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
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崑崙船至
得奇貨裸然禱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
清都尹尋遣黃門郎元文遙敕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
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爲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
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
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爲真收以子姪少年申以戒厲著枕中
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
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爲能及
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爲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
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躋踵而不
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宵乎而上征苟任重也

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其遠而能通
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間
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
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
或出或處不常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
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脣挑舌怨惡莫之前勲名
共山河同以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遊刃若然逮於厥
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驚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嶮壑而
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反
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魍魅魂沉
狴獄詎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
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馱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

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
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
慎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爲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
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干
金之產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趨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冥
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墻有
伏寇言不可或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
彊梁人囚徑廷幽奪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爲
已信私玉非身寶過緇爲紕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木觀平時然
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爲必察其幾舉必慎於
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遽瑗識四十九非
顏子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簣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

邇登高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于枝
望暮而萎夫奚益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
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
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
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
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愚
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
之坐右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回換遂爲
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楊愔家傳本無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
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惠龍自
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
以後主卽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

以遺浩乃之

則亦有可

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
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
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
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王之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
文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
遊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
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及季景與收竝以文章顯世稱大邢
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稍
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
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旣輕疾好聲樂善胡
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收與外兄
博陵崔巖嘗以雙聲朝收曰愚魏衰收收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

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笊籠着孔嘲玎其辯捷不狗若是既
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先養弟子仁
表為嗣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

与北史同

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終

國史館藏

